

宋史

宋史

九

〔元〕脱脱 等撰

中华书局

宋史卷二百九十六

列传第五十五

韩丕 师顔 张茂直 梁顥 子固 杨徽之
 杨澈 吕文仲 王著 吕祐之 潘慎修
 杜镐 查道 从兄陶

韩丕字太简，华州郑人。父杲，晋开运中，为曲阳主簿，契丹攻城，陷没焉。母改适他氏。丕幼孤贫，有志操，读书于骊山、嵩阳，通周易、礼记，为人讲说。常有山林之志，家虽甚贫，处之晏如。年长，始学文。开宝中，郑牧知文州，与之偕行，遂薄游两川。及牧知成都，刘熙古延置门下，掌书奏，以孙女妻之。

太平兴国三年举进士，声名籍甚，公卿多荐之者。尝著孟母碑、返鲁颂，人多讽诵之。解褐大理评事、通判衡州。石熙载荐其文行，代还，以文学试中书，擢著作佐郎、直史馆，赐绯鱼。未几，改左拾遗。八年，迁职方员外郎、知制诰。雍熙初，加虞部郎中。二年，与贾黄中、徐铉同知贡举。丕属思艰涩，及典书命，伤于稽缓。宰相宋琪性褊急，常加督责，或申以谐谑，丕不能平。又舍人王祐以前辈负气，每陵轹面折之。丕乃表求外郡，出知虢州，就改职方郎中。端拱初，拜右谏议大夫，赐金紫，知河阳、濠州。

丕起寒素，以冲澹自处，不奔竞于名宦，太宗甚嘉重之。淳化二年，召入为翰林学士，终以迟钝不敏于用。俄罢职，充集贤殿修撰、知均州。

就迁给事中、工部侍郎，徙金州。召还，充史馆修撰，又出知滁州，就加礼部。大中祥符二年，卒。

丕纯厚畏慎，似不能言者。历典州郡，虽不优于吏事，能以清介自持，时称其长者云。

师颜字霄远，大名内黄人。父均，后唐长兴二年进士，终永兴节度判官，因家关右。

颜少笃学，与兄頌齐名。建隆二年举进士，宴仪典贡举，擢之上第。释褐耀州军事推官，以疾解，久不赴调。开宝中，复为解州推官。太平兴国初，召还，迁大理寺丞、陕西河北转运判官，就改著作佐郎。秩满，迁监察御史、通判永兴军府。坐秦王廷美假公帑缗钱，左授乾州团练副使，寻复旧官。六年，改殿中侍御史、通判邠州。徙知简州，转起居舍人。以公累去官，复为殿中侍御史，知资、眉二州。颜所至，以简静为治，蜀人便之。代还，迁侍御史、知安州，赐缗钱二十万。移朗州，超拜工部郎中，命知陕州，赐金紫。

时西鄙用兵，恠道所出，军士多亡命，啸聚山林为盗。颜严其巡捕，盗越他境。改刑部郎中，未几召还。真宗以其旧人，素负才望，而久次于外，累召对，询其文章。颜谦逊自晦，上益嘉之。翌日，命以本官知制诰，兼史馆修撰。咸平二年，与温仲舒、张咏同知贡举。明年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五年，复与陈恕同典贡部，又知审官院、通进银台封驳司。俄卒，年六十七。诏遣官护葬，给其子仲回秘书丞奉终丧。

颜旷达夷雅，搢绅多慕其操尚。有集十卷。子三人：仲回，端拱元年进士及第，至太常博士；仲宰，国子博士；仲说，殿中丞。

张茂直字林宗，兖州瑕丘人。父延昇，以经术教授乡里。茂直方弱冠，慕容彦超据州城，驱之守陴。及周师破敌，拥城守者列坐，将斩

之。有卒挟刃谓茂直曰：“汝发甚鬢，惜为颈血所污，可先断之。”茂直许焉。刃未及发，会得释。后励志于学。

开宝中，州将器其为人，首荐之，且给钱五万，以助其装。二年，登进士第，解褐海州推官，进司农寺丞、通判泰州。为转运使韦昇诬奏，徙监梓州富国监。代还，自陈得雪。复通判静安军。军不领县，城阨之外，即深州之下博，茂直奏割下博隶焉。进秩著作佐郎。扈蒙荐其才，改秘书丞。

会福州民讼田，命茂直按之，将行，留不遣。参知政事李至称其端实，命入益王元杰府为记室参军。王好学，多为诗什，遇茂直甚厚。虽受时果之赐，亦分饷焉。王尝遣使征诗，茂直援笔而就，甚称赏之。

端拱元年，召对，赐金紫。数日，改度支员外郎，三迁本曹郎中。真宗居藩时，茂直与朱昂并在诸王府，每预宴集，屡因酬唱识其名。即位，选用旧臣，得茂直及昂，与梁周翰、师颜辈相继知制诰。茂直既入西阁，会元杰生旦，遣持礼币为赐，复至旧府，时人荣之。

茂直淳至寡言，晚年多疾，才思梗涩不称职。改秘书少监，出知颍州。咸平四年，卒，年七十五。子成列，端拱二年进士及第；成务，比部员外郎。

梁颙字太素，郢州须城人。曾祖涓，成武主簿。祖惟忠，以明经历佐使府，至天平军节度判官。父文度早世，颙养于叔父。王禹偁始与乡贡，颙依以为学，尝以疑义质于禹偁，禹偁拒之不答。颙发愤读书，不期月，复有所质，禹偁大加器赏。初举进士，不中第，留阙下。

献疏曰：

臣历观史籍，唐氏之御天下也，列圣间出，人文闡耀，尚且渴于共治，旁求多彦，设科之选，逾四十等。当时秉笔之士，彬彬翔集，表著所以。左右前后，有忠有良，导化原、树治本者，享三百年，得人之由也。

五代不竞，兹制日沦。国家兴儒，追风三代。方今科名之设，俊造毕臻，秉笔者如林，趋选者如云。贡于诸侯，考于春官，陛下躬临慎择，必尽至公。奈何所取不出于诗赋、策论，简于心者援而陟之，拂于心者推而黜之，宁无滥陟枉黜之失耶？其间闾茸妄进，滥厕科场者，间亦有之。

若曰陛下嘉惠孤寒沉滞之士，罔计贤否，悉拔而登之，一视同仁。臣窃谓此非确论。盖圣人在上。则内君子而外小人。若薰莸同器，甚非所以正人伦、厚风俗也。况丘园之下，岂无宏才茂德之士。陛下诚能设科以擢异等之士，俾陈古今之治乱、君臣之得失、生民之休戚、贤愚之用舍，庶几有益于治，不特诗赋、论策之小技，以应有司之求而已。

疏上，不报。

雍熙二年，复举进士，廷试，方禹中献赋。太宗召升殿，询其门第，赐甲科，解褐大名府观察推官。四年，与梁湛并召为右拾遗、直史馆，赐绯。判鼓司、登闻院。颢在大名佐赵昌言。昌言入掌枢密，会翟马周事，颢坐贬虢州司户参军。起知鱼台县，就加大理评事。召还，迁殿中丞。顷之，复直史馆，历开封府推官、三司关西道判官，转太常博士，丁内艰，起令赴职，改右司谏。

真宗初，诏群臣言事，颢时使陕西，途中作听政箴以献。还为度支判官。咸平元年，与杨励、李若拙、朱台符同知贡举。时诏钱若水重修太祖实录，表颢参其事，又同修起居注。扈跸大名，诏访群臣边事，颢上疏曰：

臣闻古用兵之道，在乎明赏罚而已。然而赏不可以独任，罚不可以少失。故兵法曰：“罚之不行，譬如骄子之不可用。”又曰：“善为将者，威振敌国，令行三军。尽忠益时者，虽仇必赏；犯法败事者，虽亲必罚。”故孙武斩队长而兵皆整，穰苴斩监军而敌遂退。以此言之，兵法不可不正也。

昨者命将出师，乘秋备塞，而傅潜奉明诏，握重兵，逗挠无谋，

守陴玩寇,老精兵於不用。以至蕃马南牧,边尘昼惊,河朔之民,流移失所,魏博以北,蹂践一空。遂至残妖未殄,銓輅亲征,此所谓以贼遗君父者也。乃或赦而不问,则何以谢横死之民;或黜而不戮,则何以恢用兵之略。以军法论之,固合斩潜以徇军中,降诏以示天下。如此,则协前古之典章,戒后来之将帅,然后择边臣之可用者,就委用之。

臣尝读汉史,李广之屯兵行师也,无部伍行阵,就善水草,人人自便,不击刁斗以自卫,远於斥候,未尝遇害,而广终为名将,士卒乐用。又唐高祖之备北边也,选劲兵为游骑,不赍军粮,随逐水草,遇敌则杀,当时以为得策。愿於边将中,不以名位高卑,但择其武勇谋略素为众所推服者,取十人焉。人付骑士五十,器甲完备,轻赍粮糗,逐水草以为利,往复捍御。不令人郡邑,不许聚处,遇有寇兵,随时掩捕。仍令烽候相望,交相救应。缘边州郡守城兵帅,即坚壁以待之。遇游骑近城,掩杀边寇,内量出兵甲援救。如此,则乘城者不坚闭垒门,免坐观於胜负;捍边者不苟依郡郭,可行备於寇攘。虽匪良筹,且殊胶柱。

时论颇称之。

三年,与李宗澔、赵安仁并命知制诰,赐金紫。是年冬,王均平,命为峡路安抚使。归掌三班。韩国华判大理,以断刑失中,乃选颢以代之。四年,张齐贤使关右安抚,以颢为之副。

颢有吏才,每进对,词辩明敏,真宗嘉赏之。凡群臣上封者,悉付颢洎薛映^[1]详阅可否。冬,以河北饥盗,命与映分为东、西路巡检使。还,拜右谏议大夫,充户部使。会罢三部使,以颢为翰林学士同知审官院、三班。景德元年,权知开封。

颢美风姿,强力少疾,闺门雍睦。与人交久而无改,士大夫多之。六月,暴病卒,年九十二^[2]。上甚軫恻,赐增加等。所著文集十五卷。子固、述、適。適相仁宗,别有传。

固字仲坚。幼有志节，尝著汉春秋，颢器赏之。初，以颢遗荫，赐进士出身。服阙，诣登闻院让前命，愿赴乡举，许之。大中祥符元年，举服勤词学科，擢甲第。解褐将作监丞、同判密州，就迁著作佐郎。归朝，改著作郎、直史馆，赐绯。历户部判官、判户部勾院。

为人气调俊爽，善与人交，疏财慷慨，尚气义，明于吏道。马元方领三司，临事粗率，固摭其旷阙之状，屡请对条奏。尝诏鞠狱，时称平审。天禧大礼成，奏颂甚工。无几卒，年三十三。有集十卷。

杨徽之字仲猷，建州浦城人。祖郃，仕闽为义军校。家世尚武，父澄独折节为儒，终浦城令。徽之幼刻苦为学，邑人江文蔚善赋，江为能诗，徽之与之游从，遂与齐名。尝肄业于浚阳庐山，时李氏据有江表，乃潜服至汴、洛，以文投窦仪、王朴，深赏遇之。

周显德中，举进士，刘温叟知贡部，中甲科。同时登第者十六人，世宗命覆试，惟徽之与李覃、何瑗、赵邻几中选。解褐校书郎、集贤校理。宰相范质深器重之。历著作佐郎、右拾遗。窦俨纂礼乐书，徽之预焉。

乾德初，与郑玘并出为天兴令，府帅王彦超素知其名，待以宾礼。蜀平，移峨眉令。时宋白宰玉津，多以吟咏酬答。复为著作佐郎、知全州，就迁左拾遗、右补阙。太平兴国初，代还。太宗素闻其诗名，因索所著。徽之以数百篇奏御，且献诗为谢，其卒章有“十年流落今何幸，叨遇君王问姓名”语。太宗览之称赏，自是圣制多以别本为赐。迁侍御史、权判刑部。尝属疾，遣尚医诊疗，赐钱三十万。转库部员外郎，赐金紫，判南曹，同知京朝官差遣。会诏李昉等采辑前代文字，类为文苑英华，以徽之精于风雅，分命编诗，为百八十卷。历迁刑、兵二部郎中。献雍熙词，上赓其韵以赐。

端拱初，拜左谏议大夫，出知许州。入判史馆事，加修撰。因次对上言，曰：“自陛下嗣统鸿图，阐扬文治，废坠修举，儒学向臻，乃至周岩

野以聘隐沦，盛科选以来才彦，取士之道，亦已至矣。然擅文章者多超迁，明经业者罕殊用，向非振举，曷劝专勤，师法不传，祖述安在！且京师四方之会，太学首善之地。今五经博士，并阙其员，非所以崇教化、奖人材、繇内及外之道也。伏望浚发明诏，博求通经之士，简之朝著，拔自草莱，增置员数，分教胄子，随其所业，授以本官，廩稍且优，旌别斯在。淹贯之士，既蒙厚赏，则天下善类知所劝矣，无使唐、汉专称得人。”太宗嘉纳之，顾谓宰相曰：“徽之儒雅，操履无玷，置于馆阁宜矣。”未几，改判集贤院。尝诏预观灯乾元楼，上嘉其精力不衰。

时刘昌言拔自下位，不逾时参掌机务，惧无以厌人望，常求自安之计。董俨为右计使^{〔3〕}，欲倾昌言代之，尝谓徽之曰：“上遇张洎、钱若水甚厚，旦夕将大用。”有直史馆钱熙者，与昌言厚善，诣徽之，徽之语次及之。熙遽以告昌言，昌言以告洎。洎方固宠，谓徽之遣熙构飞语中伤己，遂白上。上怒，召昌言质其语。出徽之为山南东道行军司马，熙落职通判朗州。徽之未行，改镇安军行军司马。

真宗尹京，妙选僚佐，驿召为左谏议大夫，与毕士安并充开封府判官，召对便殿，谕以辅导意。东宫建属，以徽之兼左庶子。尝出巡田，真宗作诗言怀，因以寄之。迁给事中。即位，拜工部侍郎、枢密直学士，俄兼秘书监。咸平初，加礼部侍郎。二年春，以衰疾求解近职，改兵部，仍兼秘书监。入谢，命坐，劳之曰：“图书之府，清净无事，俾卿得以养性也。”是秋，特置翰林侍读学士，命与夏侯峤、吕文仲并为之、赐宴秘阁，且褒以诗。

未几，以足疾请告，上取名药以赐。郊祀不及扈从，锡赉如侍祠之例。车驾北巡，徽之力疾辞于苑中。上顾谓曰：“卿勉进医药，比见，当不久也。”及驻蹕大名，特降手诏存谕。明年春正月，车驾还，又遣使临问。卒，年八十。赠兵部尚书，赐其家钱五十万，绢五百匹。录其外孙宋绶太常寺太祝，侄孙偃、集并同学究出身。

徽之纯厚清介，守规矩，尚名教，尤疾非道以干进者。尝言：“温仲舒、寇準用搏击取贵位，使后辈务习趋竞，礼俗寢薄。”世谓其知言。徽

之寡谐于俗，唯李昉、王祐深所推服，与石熙载、李穆、贾黄中为文义友。自为郎官、御史，朝廷即待以旧德。善谈论，多识典故，唐室以来士族人物，悉能详记。酷好吟咏，每对客论诗，终日忘倦。既没，有集二十卷留于家，上令夏侯峤取之以进。徽之无子。后徽之妻王卒，及葬，复以缗帛赐其家。

澈字晏如，徽之宗人也，世家建阳。父思进，晋天福中北渡海，因家于青州之北海，累佐使幕。澈幼聪警，七岁读春秋左氏传，即晓大义。周宰相李穀召令默诵，一无遗误，穀甚异之。年十六，思进为镇赵从事，会昭庆令缺，使府命澈假其任。时河决邻郡，府督役甚急。澈部徒数千，径大泽中，多芦苇，令采刈为筏，顺流而下。既至，执事者讶以后期，俄而苇筏继至，骇而问之，澈以状对，乃更嗟赏。

建隆初，举进士，时宴仪典贡部，谓澈文词敏速，可当书檄之任。调补河内主簿，再迁青州司户参军。知州张全操多不法，澈鞠狱平允，无所阿畏。太祖知其名，召试禁中，改著作佐郎，出知渠州。江南平，改通判虔州，令就大将曹彬分兵以行。既入境，伪帅郭再兴拥兵自固，澈单骑直趋其垒，谕以朝廷威信，再兴即奉符以代。澈悉料城中军士之勇壮者，凡五百人为一纲，部送京师。土豪黎、罗二姓，聚众依山谋乱，澈率兵平之，擒二豪，械送阙下。

迁右赞善大夫、知淄州。事亲以孝闻，求便侍养，徙同判青州。三迁祠部员外郎，复知淄州，又知舒州，累转祠部郎中。咸平初，遴选王府僚佐，以澈为雍王府记室参军，赐金紫，加度支郎中。

景德初，车驾幸澶渊，王为东京留守，澈迁兵部郎中，充留守判官。军巡囚逸，王惊而感疾，及薨，又得闺门残忍之状，坐辅导不善免官。未几，起为祠部郎中。卒，年七十四。子峦，淳化进士，职方员外郎。

吕文仲字子臧，歙州新安人。父裕，伪唐歙州录事参军。文仲在

江左，举进士，调补临川尉，再迁大理评事，掌宗室书奏。

入朝，授太常寺太祝，稍迁少府监丞。预修太平御览、广记、文苑英华，改著作佐郎。太平兴国中，上每御便殿观古碑刻，辄召文仲与舒雅、杜镐、吴淑读之。尝令文仲读文选，继又令读江海赋，皆有赐赉。以本官充翰林侍读，寓直御书院，与侍书王著更宿。时书学葛湍亦直禁中，太宗暇日，每从容问文仲以书史、著以笔法、湍以字学。雍熙初，文仲迁著作佐郎，副王著使高丽。复命改左正言，巡抚福建。未几，赐金紫，加左谏议大夫。

淳化中，与陈尧叟并兼关西巡抚使。时内品方保吉专干权酷，威制郡县。民疲吏扰，变易旧法，讼其掊克者甚众。文仲等具奏其实，太宗怒甚。亟召保吉，将劾之，反为保吉所讼，下御史验问。文仲所坐皆细事，而素巽懦，且耻与保吉辩对，因自诬伏，遂罢职。既而太宗知其由，复令直秘阁；逾月，再为侍读。一日，召于崇政殿，读上草书经史故实数十轴，诏模刻于石。迁起居舍人、兵部员外郎、同判吏部铨，知银台通进封驳司、审官院。咸平三年，拜工部郎中，充翰林侍读学士，受诏集太宗歌诗为三十卷，诏书加奖，又知审刑院。六年，授御史中丞。

景德中，鞠曹州奸民赵谏狱。谏多与士大夫交游，内出姓名七十余人，令悉穷治。文仲请对，言逮捕者众，或在外郡，苟悉索之，虑动人听。上曰：“卿执宪，当嫉恶如仇，岂公行党庇邪？”文仲顿首曰：“中司之职，非徒绳纠愆违，亦当顾国家大体。今纵七十人悉得奸状，以陛下之慈仁，必不尽戮，不过废弃而已。但籍其名，更察其为人，置于冗散，或举选对扬之日扞斥之，未为晚也。”上从其言。三年，迁工部侍郎，复为翰林侍读学士。

文仲久居禁近，颇周密兢慎。一日早朝，暴得风疾，请告逾百日，诏续其奉。明年，改刑部侍郎，充集贤院学士，未几卒，录其子永为奉礼郎。

文仲富词学，器韵淹雅。其使高丽也，善于应对，清静无所求，远俗悦之。后有使高丽者，必询其出处。然性颇崛犷，不为时论所许。有集

十卷。

王著字知微，文仲同时人。自言唐相石泉公方庆之后，世家京兆渭南。祖贲，广明中从僖宗入蜀，遂为成都人。贲仕王建，为雅州刺史。父景瓌，万州别驾。

著，伪蜀明经及第，历平泉、百丈、永康主簿。蜀平赴阙，授隆平主簿，凡十一年不代。著善攻书，笔迹甚媚，颇有家法。太宗以字书讹舛，欲令学士删定，少通习者。太平兴国三年，转运使侯陟以著名闻，改工部寺丞、史馆祗候，委以详定篇韵。六年，召见，赐绯，加著作佐郎、翰林侍书与侍读，更直于御书院。

太宗听政之暇，尝以观书及笔法为意，诸家字体，洞臻精妙。尝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，著曰：“未尽善也。”太宗临学益勤，又以示著，著答如前。仁睿诘其故，著曰：“帝王始攻书，或骤称善，则不复留心矣。”久之，复以示著。著曰：“功已至矣，非臣所能及。”其后真宗尝对宰相语其事，且嘉著之善于规益，于侍书待诏中亦无其比。

雍熙二年，迁左拾遗，使高丽。端拱初，加殿中侍御史。二年，与文仲同赐金紫。明年，卒，特加赠赐，录其子嗣复为奉礼郎。

吕祐之字元吉，济州钜野人。父文赞，本州录事参军。祐之，太平兴国初，举进士，解褐大理评事、通判洋州。改右赞善大夫，出为泰宁军节度判官，移天雄军。召拜殿中侍御史，决狱西蜀。还知贝州，换右补阙、直史馆、同判吏部南曹，迁起居舍人。

端拱中，副吕端使高丽，假内库钱五十万以办装。还，遇风涛，舟欲覆，祐之悉取所得货沉之，即止。复献海外覃皇泽诗十九首，太宗嘉之，仍蠲其所贷。淳化初，判户部勾院，会分备三馆职，以祐之与赵昂、安德裕并直昭文馆。俄以本官知制诰，赐金紫，同知贡举。

有东野日宣者，祐之以妻族尝荐举之，坐鞠狱陈州不实，贬官，祐之亦降授殿中丞，再直史馆。未几，复知制诰。太宗尝阅班簿，择近臣举官，睹祐之姓名，宰相因言其前坐举无状。上曰：“此正可令赎过矣。”即取祐之焉。

至道初，拜右谏议大夫，赐金紫，知审官院。出知襄州，徙寿州。真宗即位，转给事中，复知襄州，移昇州。岁馀，又典襄阳。归，掌吏部选事，知通进、银台司，与吕文仲并拜工部侍郎、翰林侍读学士。自置侍读、侍讲，甚艰其选，至是裁七人。祐之第其名氏，刻石于秘阁。

祐之纯谨长者，不喜趋竞，所至无显誉，备顾问，不能有所启发。会文仲以疾罢近职，祐之亦出为集贤院学士，仍并迁刑部侍郎。景德四年，卒，年六十一。有集三十卷。

潘慎修字成德，泉州莆田县人。父承祐，仕闽，后归江南，仕李景，至刑部尚书致仕。慎修少以父任为秘书省正字，累迁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。

开宝末，王师征江南，李煜遣随其弟从镒入贡买宴钱，求缓兵。留馆怀信驿。旦夕捷书至，邸吏督从镒入贺。慎修以为国且亡，当待罪，何贺也？自是每群臣称贺，从镒即奉表请罪。太祖嘉其得礼，遣中使慰谕，供帐牢饩悉加优给。煜归朝，以慎修为太子右赞善大夫。煜表求慎修掌记室，许之。煜卒，改太常博士。历膳部、仓部、考功三员外，通判寿州，知开封县，又知湖、梓二州。

淳化中，秘书监李至荐之，命以本官知直秘阁。慎修善弈棋，太宗屡召对弈，因作棋说以献。大抵谓：“棋之道在乎恬默，而取舍为急。仁则能全，义则能守，礼则能变，智则能兼，信则能克。君子知斯五者，庶几可以言棋矣。”因举十要以明其义，太宗览而称善。俄与直昭文馆韩援使淮南巡抚，累迁仓部、考功二部郎中。咸平中，又副邢昺为两浙巡抚使，俄同修起居注。景德初，上言衰老，求外任。真宗以儒雅宜留秘

府，止听解记注之职。数月，擢为右谏议大夫、翰林侍读学士。从幸澶州，遭寒疾，诏令肩輿先归。明年正月，卒，年六十九。赙钱二十万，絹一百匹。

慎修疾虽亟，精爽不乱，托陈彭年草遗奏，不为诸子干泽，但以主恩未报为恨。上悯之，录其子汝士为大理评事，汝砺为奉礼郎。令有司给舟载其柩归洪州。

慎修风度酝藉，博涉文史，多读道书，善清谈。先是，江南旧臣多言李煜暗懦，事多过实。真宗一日以问慎修，对曰：“煜或懵懵若此，何以享国十馀年？”他日，对宰相语及之，且言慎修温雅不忘本，得臣子之操，深嘉奖之。当时士大夫与之游者，咸推其素尚。然颇恃前辈，待后进倨慢，人以此少之。有集五卷。

汝士至工部员外郎，直集贤院。

杜鎬字文周，常州无锡人。父昌业，南唐虞部员外郎。鎬幼好学，博贯经史。兄为法官，尝有子毁父画像，为旁亲所讼，疑其法不能决。鎬曰：“僧道毁天尊、佛像，可比也。”兄甚奇之。举明经，解褐集贤校理，入直澄心堂。

江南平，授千乘县主簿。太宗即位，江左旧儒多荐其能，改国子监丞、崇文院检讨。会将祀南郊，彗星见，宰相赵普召鎬问之。鎬曰：“当祭而日食，犹废；况谪见如此乎？”普言于上，即罢其礼。翌日，迁著作佐郎，改太子左赞善大夫，赐绯鱼。历殿中丞、国子博士，加秘阁校理。太宗观书秘阁，询鎬经义，进对称旨，即日改虞部员外郎，加赐金帛。又问：“西汉赐与悉用黄金，而近代为难得之货，何也？”鎬曰：“当是时，佛事未兴，故金价甚贱。”又尝召问天宝梨园事，敷奏详悉。再迁驾部员外郎，判太常礼院，与朱昂、刘承珪编次馆阁书籍，虞部郎中〔4〕，事毕，赐金紫，改直秘阁。会修太祖实录，命鎬检讨故事，以备访问。

景德初，置龙图阁待制，因以命锡鎬，加都官郎中。从幸澶渊，遇懿

德皇后忌日，疑军中鼓吹之礼，时镐先还备仪仗，命驰骑问之。镐以武王载木主伐纣，前歌后舞为对。预修册府元龟，改司封郎中。四年，拜右谏议大夫、龙图阁直学士，赐袭衣、金带，班在枢密直学士下。时特置此职，儒者荣之。

大中祥符中，同详定东封仪注，迁给事中。三年，又置本阁学士，迁镐工部侍郎，充其职。上日，赐宴秘阁，上作诗赐之，进秩礼部侍郎。六年冬，卒，年七十六。录其子渥为大理寺丞及三孙官。

镐博闻强记，凡所检阅，必戒书吏云：“某事，某书在某卷、几行。”覆之，一无差误。每得异书，多召问之，镐必手疏本末以闻，顾遇甚厚。士大夫有所著撰，多访以古事，虽晚辈、卑品请益，应答无倦。年逾五十，犹日治经史数十卷，或寓直馆中，四鼓则起诵春秋。所居僻陋，仅庇风雨，处之二十载，不迁徙。燕居暇日，多挈醪饌以待宾友。性和易，清素有懿行，士类推重之。

查道字湛然，歙州休宁人。祖文徽，仕南唐至工部尚书。父元方，亦仕李煜，为建州观察判官。王师平金陵，卢绛据歙州，遣使传檄至郡，元方斩其使。及绛擒，太祖闻元方所为，优奖之。拜殿中侍御史、知泉州，卒。

道幼沉凝不群，罕言笑，喜亲笔砚，文徽特爱之。未冠，以词业称。侍母渡江，奉养以孝闻。母尝病，思鳊羹，方冬苦寒，市之不获。道泣祷于河，凿冰取之，得鳊尺许以馈。又刲臂血写佛经，母疾寻愈。后数年，母卒，绝意名宦，游五台，将落发为僧。一夕，震雷破柱，道坐其下，了无怖色，寺僧异之，咸劝以仕。

端拱初，举进士高第，解褐馆陶尉。曹彬镇徐州，辟为从事，深被礼遇。改兴元观察推官。寇準荐其才，授著作佐郎。淳化中，蜀寇叛，命道通判遂州。召对，出御书历，俾录其课，给以实奉。至道二年，有使两川者，得道公正清洁之状以闻，优诏嘉奖。迁秘书丞，俄徙知果州。

时寇党尚有伏岩谷依险为栅者，其酋何彦忠集其徒二百馀，止西充之大木槽，彀弓露刃。诏书招谕之，未下，咸请发兵殄之。道曰：“彼愚人也，以惧罪，欲延命须臾尔。其党岂无洼误邪？”遂微服单马数仆，不持尺刃，间关林壑百里许，直趋贼所。初悉惊畏，持满外向。道神色自若，踞胡床而坐，谕以诏意。或识之曰：“郡守也，尝闻其仁，是宁害我者。”即相率投兵罗拜，号呼请罪，悉给券归农。加赐袍带驿奏，玺书褒谕。

咸平四年代归，赐绯鱼。上言曰：“朝廷命转运使、副，不惟审度金谷，盖以察廉郡县，庶臻治平，以召和气。今观所至，或匪尽公，盖无怨劝之科，致有因循之弊。望自今每使回日，先令具任内曾荐举才识者若干，奏劄贪猥者若干，朝廷议其否臧，以为赏罚。”从之。俄出知宁州。会举贤良方正之士，李宗谔以道名闻，策入第四等，拜左正言、直史馆。未几，出为西京转运副使。六年，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，召入，拜工部员外郎、充度支副使，赐金紫。

道儒雅迂缓，治剧非所长。下袞为盐铁副使，与道同候对，将升殿，遽出奏牍请道同署。及上询问事本，道素未省视，不能对，遂以本官罢，出知襄州。卒不能自辩，亦无愠色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，归直史馆，迁刑部员外郎，预修册府元龟。三年，进秩兵部，为龙图阁待制，与张知白、孙奭、王曙并命焉。加刑部郎中、判吏部选事，纠察在京刑狱。奉使契丹，以久次，进右司郎中。真宗退朝之暇，召冯元讲易便坐，惟道与李虚己、李行简预焉。

天禧元年，以耳聩难于对问，表求外任，得知虢州。将行，上御龙图阁饮钱之。秋，蝗灾民歉，道不候报，出官廩米赈之，又设粥糜以救饥者，给州麦四千斛为种于民，民赖以济，所全活万馀人。二年五月，卒，讣闻，真宗轸惜之。诏其子奉礼郎循之乘传往治丧事，迁大理评事，赋禄终制。

道性淳厚，有犯不较，所至务宽恕，胥吏有过未尝笞罚，民讼逋负者，或出己钱偿之，以是颇不治。尝出按部，路侧有佳枣，从者摘以献，

道即计直挂钱于树而去。儿时尝戏画地为大第，曰：“此当分贍孤遗。”及居京师，家甚贫，多聚亲族之惇独者，禄赐所得，散施随尽，不以屑意。与人交，情分切至，废弃孤露者，待之愈厚，多所周给。

初，赴举，贫不能上，亲族哀钱三万遗之。道出滑台，过父友吕翁家。翁丧，贫窶无以葬，其母兄将鬻女以襄事。道倾褚中钱与之，且为其女择婿，别加资遣。又故人卒，贫甚，质女婢于人。道为赎之，嫁士族。搢绅服其履行。好学，嗜弈棋，深信内典。平居多茹蔬，或止一食，默坐终日，服玩极于卑俭。尝梦神人谓曰：“汝位至正郎，寿五十七。”而享年六十四，论者以为积善所延也。有集二十卷，从兄陶。

陶字大均，初事李煜，以明法登科，补常州录事参军。归朝，诏大理评事，试律学，除本寺丞，迁大理正，历侍御史、权判大理寺，赐绯。断官仲禹锡讼陶用法非当，陶抗辩得雪。迁工部郎中，俄知台州，累迁兵部。咸平五年，朱博为大理，议赵文海罪不当，宰相请以陶代。真宗曰：“闻陶亦深文，当加戒勛。”即迁秘书少监、判寺事。时杨亿知审刑，陶屡攻其失，又命代之，赐金紫。陶持法深刻，用刑多失中，前后坐罚金百餘斤，皆以失人，无误出者。景德三年，卒，年七十。子拱之，淳化三年进士，后为都官郎中；庆之，太子中舍。

论曰：典诰命者，以词章典雅为先；侍讲读者，以道德洽闻为贵。自昔皆难其人，至宋尤重其选。太宗崇尚儒术，听政之暇，以观书为乐，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备顾问。真宗克绍先志，兼置侍讲学士，且因内阁以设职名，俾鸿硕之士更直迭宿，相与从容讲论。以丕之清介，颙之和豫，颢之明敏，茂直之淳厚，俾领词职，固无忝矣。若文仲之器韵淹雅，慎修之酝藉该贯，杜镐之博闻强识，查道之纯孝笃义，置诸左右，启沃尤多，岂直讲论文义而已哉。若祐之不喜趋竞，徽之深疾幸进，风采凝峻，又其卓然者也。徽之尝谓：“温仲舒、寇準以搏击取贵位，使后辈务习趋竞，